

我也很想他

Wo ye hen
Xiang ta



趁大限到来之前，让我代替他来爱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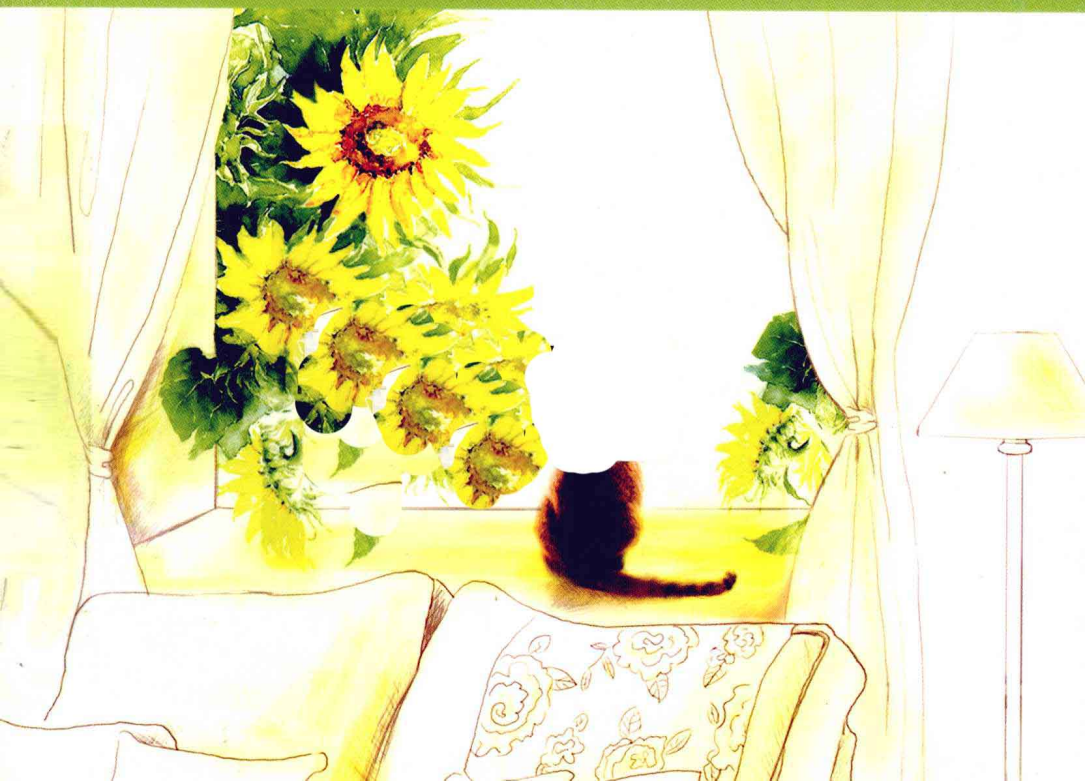
Li li xiang
李李翔
—作品—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EA
女性阅读专业社区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95500000000000000000

『纯恋小说』代表作家
李李翔
潜心大作
比「大约是爱」
更执著的追爱旅程
你可以用一生来
怀念他
但请允许我用一生来
陪伴你

一段与生命同在的青春爱恋
一曲恨与爱交织的都市情歌



01

我也很 “想他”



——写给所有正在经历失恋的人

陈奕迅

陈奕迅
Eason Chan

我也很“想他”
——写给所有正在经历失恋的人
陈奕迅
Eason Chan



我也很想他

Wo ye hen
xiang ta

李李翔
Li li xiang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也很想他/李李翔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399 - 4990 - 1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3034 号

书 名 我也很想他

作 者 李李翔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姜娴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芯 伊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56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990 - 1

定 价 25.00 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Z

T

E

N

T

S

Chapter 01	不期而遇	001
Chapter 02	这么近，那么远	011
Chapter 03	七伤拳	020
Chapter 04	到底意难平	030
Chapter 05	隐秘的失落	039
Chapter 06	我也很想他	048
Chapter 07	暗度陈仓	057
Chapter 08	羞于启齿的愤怒	066
Chapter 09	适我愿兮	075
Chapter 10	偏头痛和精油	084
Chapter 11	不得不爱	093
Chapter 12	仲秋狂欢夜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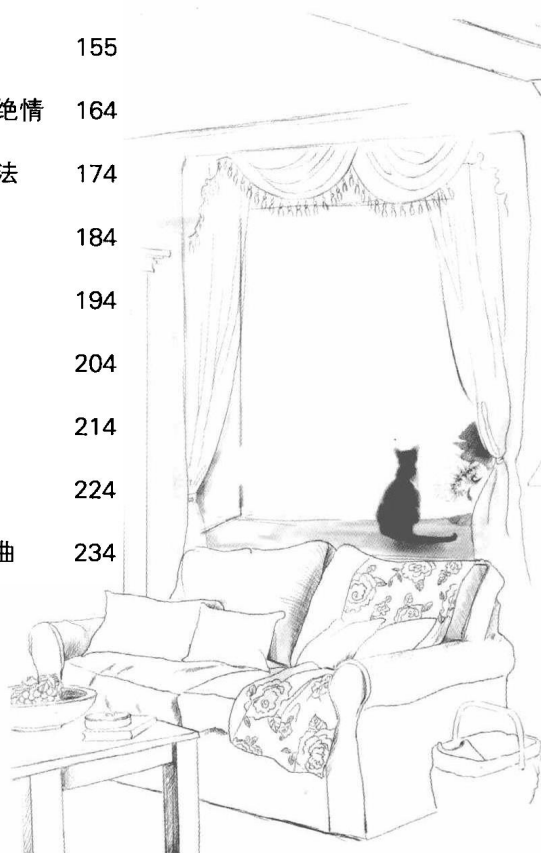
目录

我也很想他

Wo ye hen
xiang ta

C O N T E N T S

Chapter 13	可怕的独占欲	110
Chapter 14	会唱歌的鸢尾花	119
Chapter 15	爱，请用力	128
Chapter 16	死与生	137
Chapter 17	意外情人节	146
Chapter 18	怎样爱都不满足	155
Chapter 19	爱到极致，等同绝情	164
Chapter 20	除了逃离别无他法	174
Chapter 21	世事如白云苍狗	184
Chapter 22	对不起	194
Chapter 23	什么都愿意	204
Chapter 24	无与伦比的美丽	214
Chapter 25	不能说的秘密	224
后 记	献给好人的奏鸣曲	234





辛意田从北京回上临是何真的强烈要求。

“好不容易熬到一手毕业证一手结婚证，总要有人见证我一生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吧？再说你又没有在法国！”何真如是说。她最为扬眉吐气的不是获得博士学位，而是终于甩掉了“灭绝师太”的称号。即将成为她法律意义上的配偶的人是低她一届的师弟陆少峰，一直对她死缠烂打，最终喜结良缘。其动作之迅猛，大有雷霆万钧之势。

受此刺激，辛意田决定携家属同往。结果魏先上午来，下午就要走。何真和陆少峰极力挽留，“住一晚，明天再走，不然机票钱都不值。”

魏先笑说晚上还有工作。

何真小声埋怨辛意田，“这么忙，你让人家来干什么？白跑一趟。”

“带他来给大家见见啊。”

“见过了，不错，是只潜力股。留学时候认识的？”

辛意田点头。

何真又问：“北京人？那肯定有房有车喽？做什么工作？”

辛意田笑骂她八婆，“你要做媒啊？可惜来晚了。”

“哇！”何真表示羡慕，“我们还不知道房子的影子在哪儿呢。”

“你不是有免费宿舍可以住嘛，我在北京还要自己掏钱租房子。”

两人站在上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说话。周围人来人往，风中有花草的味道。午后天气风和日丽，淡蓝色天空下一大块白云从头顶缓缓飘过。

魏先走过来打断她们，抱歉地说：“我得走了。”

辛意田忙笑说：“好，我送你去校门口打车——你们在这儿等我？”她回头问何真和陆少峰。

“宿舍吧。我要回去拿登记用的证件。”何真答道。

辛意田一路亲密地挽着魏先的胳膊，留恋地看着他上了出租车，直到车子开远了才转过身来。

“嗨！”一个高大的年轻人朝她走过来，毫无疑问是在跟她打招呼。

辛意田有点意外。她看着他觉得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为了掩饰尴尬她连忙回了她一个灿烂的笑容，用力挥了几下手。

年轻人站在她面前，沉默地看着她，眼神深邃，大约过了半分钟之久才开口说话——

“你，回国了？”

辛意田依然想不起他是谁，只好胡乱点头，“嗯嗯嗯”地随便敷衍了几句。

看着眼前的人一脸茫然而礼貌的微笑，他不得不提醒她，“我是谢得。”

记忆顿时如火山爆发，喷薄而出。

“啊！是你，谢厚的弟弟！”辛意田又惊又喜，上下打量他，忍不住感叹道，“哇，你长这么大了，变了好多，差点没认出来。”

谢得顿了一顿，直视她的双眸一字一句地说：“你也变了很多。”

两人一前一后往女生宿舍楼的方向走去。多年不见，乍然相遇，





对彼此的境况都不熟悉，感觉像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一阵短暂的沉默后，辛意田找了个话题，以轻松的口气问他：“你是上大的学生？大几？”

“大四。”谢得的声音低沉缓慢，回答问题简洁清晰。

“马上就毕业了啊，工作找好了吗？”辛意田不等他回答又说，“哎呀，我差点儿忘了，你应该不用为了工作的事发愁吧？”说着笑了起来，脸颊上露出形状优美的笑窝。

他一脸严肃地说：“恰恰相反。”语气干脆。

辛意田不由得侧脸看看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幸好一路上不断有人跟他打招呼，两人的交谈时断时续，气氛不至于太尴尬。

“我到了。”辛意田远远地看见何真左顾右盼的身影，停住脚步，朝他抱歉地笑了一笑。

对方没什么表示，过了一会儿问：“你有名片吗？”

她忙从包里拿了一张名片递给他。他拿起来很认真地看了看，然后问：“你在北京工作？”

“是啊。”

“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中午的飞机。”

“到时候我给你电话。”他快速说完，收起名片，抬头看了一眼辛意田，又看了一眼正向她走过来的何真，这才离开。

何真指着谢得离开方向好奇地问：“他认识你？”

“什么叫‘他认识你’？说得好像是我的荣幸一样。”辛意田不满地哼道。

何真笑道：“他又有钱又有名，上临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你认识他当然不足为奇喽。”

待辛意田明白他已经是谢氏集团的掌门人之后，耸耸肩说：“问题是在他还没有钱没有名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他啦。”

何真立即兴奋起来，双眼圆睁一脸期待地问：“所以，你跟他很熟？”

辛意田看着她挑眉说：“流年似水，半生不熟，一个同学的弟弟而已。你不会是有事要求他吧？”

何真满腔八卦之心被她一棍子打消，兴味索然地说：“得了吧，至少目前还没有。两点了，民政局上班了，快走快走，办正事要紧。”

一行人在楼下会合后打车直奔目的地。辛意田坐在民政局的大厅里等候，何真和陆少峰排队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半个小时后顺利拿到了朱红色、中间有烫金国徽图案的结婚证书。两人站在大厅中间，高举着结婚证，学韩剧里的情侣把手放在头顶摆出“心”字形，让辛意田拍照留念。

辛意田一连拍了好几张，示意他们换个造型。

此时大厅的玻璃门被人推开，一个衣着入时的妙龄女郎走了进来，带起一阵香风。一头黑亮如缎的长发直垂到腰际，大半边脸被一副大墨镜遮住。女郎进来后停在门口没有动，双手抱胸，一脸不耐烦的神色。随后一个中年男人气喘吁吁地跟进来，有着生意场成功人士的气质，外表却让人不敢恭维：发福，秃头，啤酒肚，一双小眼睛随时随地闪烁着精明、算计的光芒。他黑着一张脸，砰的一下把门摔得震天响，完全不顾及这里是公共场所。两人去的方向是“离婚登记处”。

那妙龄女郎边走边粗暴地摘下墨镜，一张白皙秀丽的鹅蛋脸立刻毫无保留地显露在众人眼前。大厅里的人受到强烈吸引，全都不由自主地朝她望去。她则仿若未见，目不斜视大步往前走。何真见到她，惊呼出声：“王宜室！”怕她听到，忙低下头捂住嘴。

“谁？”面对如此惊艳的人物，辛意田也不由得好奇起来。

何真压低声音说：“上大的学生，不过退学了，听说钓了个金龟婿，反正是风云人物。她来这儿干吗？离婚？”说着又伸长脖子往里看。

过了一会儿，从离婚登记处虚掩的门里传来王宜室愤怒的尖叫声，同时伴随着东西砸落到地面上的声音，紧接着是男人的怒斥声以及工作人员的劝解声。突然一记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啪的一下，如同一声惊雷——不知道是谁打了谁。





外面一个男性工作人员闻声立刻推开门冲进去，大喝一声，“在这儿打人，还有没有王法？”随即门被带上了，听不见里面的声音。

何真看得连连摇头，叹气说：“唉，所以说天下男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陆少峰笑骂道：“乌鸦嘴！大喜的日子，胡说八道什么？”

辛意田见她背着新上任的老公偷偷做鬼脸，莞尔一笑，调皮地说：“我先在这里祝二位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这婚也结了，证也领了，我这个证婚人也该喝喜酒了吧？”

路上何真还在议论王宜室，“啧啧啧，这个女人不简单，貌美如花，心狠手辣，不知道多少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被她耍得团团转。对了，她以前还是谢得的女朋友哦。”

“哦？是吗？”辛意田立即转过头来看她，“那为什么又分了呢？”她想起刚才见到的谢得，长身玉立，眉目英挺，无论是从外貌还是年纪来说，两人都是一对璧人。

“她到妇联告谢得，说他打她。这事闹得上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谢得显赫的身份，甚至上了报纸。”

辛意田吃惊不小，“不会吧？”

何真一脸的不以为然，“噫，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鸟，谢得更不是什么善茬！两人发生争执，加上喝醉了，动粗也不是不可能。人家连验伤报告都有，这事儿还能有假？”

辛意田沉默了，问：“然后呢？”

“什么然后？”

“打人的事怎么处理？”

“还能怎么处理，谢家有钱有势，自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喽，学校能拿他怎么样！王宜室脾气再硬，最后还不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自认倒霉？”说到这里，何真犹替王宜室鸣不平，“无论如何，男人打女人，实在太没品了。动用特权，更是让人瞧不起！”

辛意田想不到长大后的谢得性格竟然如此恶劣，可是今天跟他交谈，又不像是恣意妄为的人，从他简短明确的话语可以看出其为人成熟

稳重、含而不露。年少时的他虽然爱恶作剧，不过大都无伤大雅，只有一次……

辛意田用力摇头赶走脑海中浮现的画面。那一次的影响虽坏，却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时隔多年，她早已释怀。

晚上，陆少峰夫妇在芙蓉阁请吃饭，算是喜酒，来的都是生平至交好友。双方父母均没有到场，何真的导师坐在上座，喝了他们两人敬的酒。虽然没有盛大浪漫的婚礼，场面倒也温馨感人。

吃过饭，去酒吧、KTV的计划因为不少人明天还要上课取消了，大家闹了一阵便散了。辛意田一个人来到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着。站在女装专卖店的橱窗前，她想起以前这一带都是一些低矮破旧的平房，临街的店铺有卖米粉的、油炸食品的、烧烤的，如今全部换成了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

上临变得快让她不认识了。她望着落地窗里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那么她自己呢？自己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正发着呆，年轻的女导购走过来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她摇了摇头，快步离开。

刚回到酒店，魏先的电话打了进来，说他明天要去外地出差，不能去机场接她。她把何真和陆少峰结婚登记、请客吃饭的事说给他听，语气中难免为何真感到遗憾，毕竟是终身大事，有点儿太过简单。一个女人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无论怎么肆无忌惮地炫耀都不过分。

“一个刚毕业，一个还在读书，只能裸婚。慢慢地总会好起来的。”因为知道她跟何真感情深厚，魏先便如此宽慰她。

“说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两人情投意合。不是钻石大就能保证不离婚。”

两人聊了半天才挂电话。她拿了衣服要去洗澡，手机又响了，屏幕显示的是陌生来电。她常常接到骚扰电话，所以犹豫着接还是不接，直到铃声响了十来下对方还没有挂断的意思，她才按下绿色的通话键。

“你明天几点的飞机？”对方劈头就问。

“十二点五十。”她下意识地回答，“嗯——不好意思，您哪位？”





过了好一会儿，话筒里才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谢得。”

“对不起。”她连忙道歉，“我没有你的电话。这号码是你的吧？我等下就保存。”

谢得在商场上以办事果断狠辣著称，却并不擅长控制私人谈话这种场面，宁肯沉默，也决不废话连篇。当两人之间的沉默让彼此都感到不适时，辛意田清了清嗓子，“你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我挂了。”她想起何真说他打人一事，不管是真是假，单论这样沉闷的性格，真是让人有点吃不消。她喜欢跟个性温和、亲切开朗的人做朋友，相处比较容易，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更有益。

“机场很远，要不要我送你？”他像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说得这么费力，一听就是客套话。她忙说不用，“出租车很方便的，我也没什么行李。”他想了一下，用命令式的语气说：“这样好了，我让司机去接你。明天上午有一个合同要签，我不一定能赶过去。”

他的这种态度让辛意田不好再拒绝，感觉虽然怪异也只好答应下来，“好，那明天再联系。”正要挂断，他突然轻声说了一句，“今天见到你，我很意外。”

“我也是。”

“不期而遇！”他郑重其事地对她说。

辛意田笑起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想到这里，她对他的距离感消失了不少，于是开玩笑说：“这样正好，事先没有准备，彼此原形毕露。我没有让你失望吧？”

她得到的回答却是电话里传来的一阵急促的嘟嘟声。

还是这么没礼貌啊。话没说完就被人挂断电话让辛意田有些不高兴，她想还是跟有钱人家的小孩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

第二天一个叫董全的司机来接她，四十来岁，长相忠厚老实，说着一口四川普通话，跑进跑出地替辛意田拿行李。辛意田故意打趣他，“啥子事呀？”他嘿嘿地笑着，一脸憨厚。辛意田坐在副驾驶座跟他聊

家常，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住哪里，怎么会来上临工作。

他说家里穷，从小就跟着人出来打工，走南闯北，什么活儿都做过。“有一年年底，包工头不发工钱。我三年整没回家，眼看年关一天天近了，心里头那个急啊，就壮着胆子上门去要，结果被人打了一顿赶出来，过马路还被车撞了一下。撞我的人就是谢先生。后来谢先生送我去医院，还给我车票钱让我回家过年，好人哪！过完年回来，我带了一些土特产给谢先生，谢先生就让我留在身边给他开开车、跑跑腿什么的。”

听着他的话，辛意田想起了她在国外的生活。一样地遭人轻视，受人排斥甚至是侮辱，原来在国内也有这样的事情。“我总想着，以后我如果失业了，混不下去了，就开出租车去。不过我车子没你开得好，还得再练练手。”她笑着说。

“哎哟，辛小姐，你是国外喝过洋墨水回来的，你要是都混不下去，那我们这些人只好喝西北风去喽！”董全以他特有的腔调说。

辛意田忙说：“哪儿的话，董哥您太谦虚啦！像您这样的人现在才不多见呢。”她想起一句话：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两人一路聊着天，董全的电话响了。他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才接。辛意田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很不客气地问：“谢得呢？他是不是故意不接我电话？”董全老练且得体地说：“王小姐，谢先生最近很忙。”

“董全，连你也来糊弄我？”

“王小姐，您误会了。谢先生今天上午有一个很重要的合同要签，公司里上上下下为这事都忙了快一个月了。”

电话那边的人似乎有点信了，突然问：“你在哪儿？”

董全看了一眼辛意田，“我送谢先生的朋友去机场。”

“何方神圣，要劳驾你送？我才不信。”

董全十分无奈，“王小姐，我就在去机场的路上。”

对方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辛意田心想这大概就是谢得欠下的风流债，果然人不风流枉少





年呀。

到达机场，董全帮她去换登机牌，一切手续办妥后才离开。正当辛意田准备登机时，突然接到谢得的电话，让她晚一点进去，说他马上就到。

“你有事忙你的，不用急急忙忙地赶过来，董哥什么都帮我弄好了。”辛意田很不习惯这样突如其来的热心殷勤，连忙拒绝。

但是他只说了一句：“这是应该的。”

辛意田只好让他开慢一点，注意安全。

机场大厅的广播已经在催旅客登机了。辛意田站起来，神色焦急地看着门口，不知道他赶不赶得及。离最后登机时间还有十分钟的时候，一身正装的谢得出现在机场大厅。他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系着红黑相间斜条纹的领带，手里拿着钥匙和手机大步跑过来。鞋子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其节奏强烈一如心跳。

辛意田在心里忍不住吹了声口哨——他居然能将这么中规中矩的衣服穿得如此英俊迷人、气质不凡。

他在她面前停下来，两人仅一步之遥。他喘着气，嘴角扬起，露出一个清浅的笑容，“总算赶到了。”

他这么一笑，辛意田呆了一下，抬头看着他。他的瞳孔里清晰地映出她的身影，她像受到蛊惑般不由自主地也笑了。

“我已经打好了招呼，等会儿你从贵宾通道走，我们说话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他指着右手的方向说，“跟我来。”就在这时有人喊住了他们。

“谢得！”王宜室手里提着一个行李袋，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谢得显得很意外，“你怎么在这儿？”

“我今天回北京。一直想跟你说几句话，刚才还去了你的公司。”她语气幽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谢得。

辛意田心下一惊：这不是那天在民政局办离婚的王宜室吗？难道她和谢得之间的事还没了结？她顺便瞄了一眼王宜室手里的登机牌，两人

竟然是同一班的飞机！

谢得似乎不大乐意见到她，态度冷淡，“嗯”了一声后不再说话，完全不管她会不会尴尬。

王宜室见他们方向不对，问：“你们不从这里走？”她瞟了一眼旁边的辛意田，声音听起来冷淡而飘忽。

辛意田并不愿意沾谢得的光走贵宾通道，忙摇头说：“没有，我要登机了。”她对谢得挥了挥手，“我走了，谢谢你来送我。欢迎你下次到北京来，我一定好好招待你。”转身留下一个洒脱的背影。

谢得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走远，转身也要走。

王宜室拉住他，他蹙眉表示不悦。她跺了跺脚，恨声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心肝都没有？没事我会敲锣打鼓到处找你？”她看了眼手表，“哎呀呀”地叫起来，“来不及了，我要上飞机了，回头给你电话，这次真的有事请你帮忙。”

谢得烦躁地松开领带，进超市买了一包烟。一支烟还没有抽完，秘书的电话打了进来，“谢总，下午一点半的表彰大会还开不开？”

“开。”他把手里的烟头捻灭，朝停车场的方向走去。





上了飞机，辛意田对号入座。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像一个庞然大物堵在座位间，把她挤得只能不断地往里缩。辛意田问他的腿能不能挪过去一点，他翻了个白眼无动于衷。这时王宜室婀娜多姿地走过来，对着他嫣然一笑，问他可不可以跟她换个座位。他眼睛一亮，马上回答没问题，双手撑着扶手，动作艰难地站起来，走远了还不忘回头去看王宜室。

辛意田见状想笑，还是忍住了。王宜室跟她打招呼，在她身边坐下。两人开始聊天，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王宜室问辛意田答。

“你在法国工作了两年为什么还要回国呢？法国人不是半年工作半年放假吗，没事到欧洲其他国家旅旅游、散散心，日子多么惬意舒服。”

“在法国工作也不见得有多好，比起法国员工薪水也不高，有职业没前途。回国机会多一点，至少没有歧视，还有升职加薪的盼头啊。”

“你可以找一个法国帅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王宜室用调侃的语气说。